

反擊「佔中」不能模稜兩可

□周八駿



知微篇

明天是5月24日，是全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在3月24日香港立法會部分議員座談會上的講話整整兩個月（以下簡稱喬曉陽講話）。兩個月來，關於喬曉陽講話，香港社會大體有3類反應，一是明確支持，一是明確反對，再就是模稜兩可。值得重視的是，在3類反應中，都還有細微分別。

在明確支持者中，相當一部分人完全支持喬曉陽講話，認為它反映了中央關於香港政制發展以及相關原則問題既一貫又與時俱進的觀點，指導當前和今後相當一段時間愛國愛港陣營與「拒中抗共」勢力鬥爭，也應當為香港社會各界領袖並據以觀察香港政局演變。

喬曉陽3·24講話不容忽視

在明確支持者中，也有一些人擔憂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原則問題上的堅定立場，與「拒中抗共」

勢力及其後台老闆的立場相碰撞，以至於香港政局將會動盪；因此，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希望出現「意外驚喜」，即反對派政治團體能夠有所妥協，或者中央在制定具體方案時能夠留迴旋餘地。

最近，有一種聲音不響亮卻讓人注意：要求行政長官愛國愛港是天經地義的，香港人要懂得識別人事，不要太傻。這種意見所透示的，就是希望中央同意一個比較能為反對派政治團體接受的方案，而寄望香港人自便。

「拒中抗共」勢力及其後台老闆明確反對喬曉陽講話。李柱銘拋出所謂「底線方案」，被認為向北京示弱，策略上不可取，所以，很快被撤回。

仔細看，反對喬曉陽講話的有3種情形：其一、否定喬曉陽講話權威性，稱其不具有法律意義，或者，認為喬曉陽的職位不足以代表中央最高領導層；其二、攻擊喬曉陽講話核心內容即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稱《基本法》無此規定；其三、攻擊喬曉陽講話關於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觀點，稱其違反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關於普選的普及和平等原則。

以上第一種反對意見，缺乏實際意義，因為，沒有人說喬曉陽講話等於法律，其意義在於闡述《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政制發展決定的法律涵義；喬曉陽能否或是否代表中央最高領導

層，取決於他的講話是否獲授權。

以上第二種反對意見是香港秉持普通法原理解慣用手段。對此，4月4日，我在本欄發表《法律現實規定特首愛國愛港》予以反駁。

第三種反對意見與第二種可謂「異曲同工」，差別在於，第二種反對意見直截了當主張反對派人士可以出任行政長官，第三種反對意見迂迴地為反對派人士爭取行政長官當選資格和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4月24日，亦即喬曉陽講話後一個月，陳方安生宣布成立「香港2020」，強調關於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的最終方案要堅守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基本法》普及平等原則，將一個國際公約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性法律《基本法》並列，正如我在5月2日本欄發表《反對派改變政治規則》所揭露，「拒中抗共」勢力及其後台老闆在香港普選問題上，已公然偏離《基本法》另搞一套。

也許覺得那樣做太過顯眼而無法爭取民意支持，「香港2020」重要成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在《信報》5月2日A13發表的專訪中提出不同於陳方安生的說法——《基本法》已體現「普及平等」的普選原則，亦即是說，不必將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作為香港普選的另一項指導性文件。如果陳文敏之新說為陳方安生等

領會中央意圖準備決戰

模稜兩可地對待喬曉陽講話者，是所謂「建制」或「建制派」內一些人。他們或者竭力淡化喬曉陽講話的意義，譬如，稱：行政長官愛國愛港是早已有的要求，不是新提法。表面看這是正確的，實質上，是既降低對行政長官愛國愛港要求，又以過往幾屆行政長官競選已有反對派人士出戰來為反對派人士套上「愛國愛港」光環。

也有人稱：喬曉陽講話關於普選行政長官兩個前提——一個前提是要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另一個前提是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是對行政長官的期望而不是條件。按照這種觀點，喬曉陽講話就沒有必要提出那兩個前提。持這種觀點者如果肩負香港政制發展的重任，那麼，未來一二年關於普選行政長官的討論和辯論將會是怎樣結局，不言自明。

在香港政制發展如此重大問題上，模稜兩可可是言不由衷或表裡不一的，其內心是偏離愛國愛港陣營而傾向反對派。

3月27日，在香港中聯辦網頁全文發表喬曉陽講話前，《「佔領中環」信念書》公布，標誌「佔領中環」行動起步。兩個月來，反對派一步一步推進「佔領中環」行動的具體部署，愛國愛港陣營必須有紧迫感，要真正領會中央意圖，準備決戰。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港事港心

「佔中」籌碼論「毒害」年輕一代

□陳光南

反對派兵分多路，瞄準了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方案，開天殺機。最具暴力色彩的「佔領中環」，更加宣稱自己的底牌就是要進行非法活動，賺取與中央談判的政治籌碼。戴耀廷在出席亞洲電視的「把酒當歌」節目時，強辯運動參與者一定「非暴力」。但當被主持人要求為「非暴力」定義時，他卻赤裸裸地聲稱，將採用馬丁路德金的定義，即「不會主動攻擊，但若受到攻擊，則會適度還擊」。「談判需要籌碼，如果我没創造條件，就係畀人玩，「泛民主派」就係呢種情況！」主持人指出，現時僅少數人支持「佔領中環」，戴卻不以為然辯稱，「從來公民抗命都不會有大多數人支持。」戴耀廷說是否癱瘓「視乎執法者」，即「產生幾大效果取決於警方嘍效力」，稱若警察不拘捕，便不會令中環癱瘓，但運動會要求參與者長時間佔領中環要道。

綁架香港向中央要贖金

戴耀廷的說法，相當無賴。他們就是要堵塞馬路，讓所有汽車和行人都通不過。這種行為是擾亂公安和侵犯市民權利的行為，屬於非法行為。如果警察不來拘捕，他們就永遠佔領下去。如果警察來拘捕了，他們就暴力反擊，而且把責任推給了維護公安的警察。這一連串說法，已證明了他們蓄意使用武力，對抗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就是製造籌碼，犧牲香港人的利益，要挾中央政府在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問題上就範。癱瘓中環，對香港的金融和經濟破壞力極大，它們的要價就可以越高。戴耀廷身為一個法律學者，現在扮演了張子強的角色，綁架了香港，綁架了七百萬人的利益，然後開天索價，要求中央政府付出贖金。

戴耀廷的心目中，究竟有沒有法律，究竟有沒有七百萬人的人權和自由？看來是都不存在了，他要怎樣幹就怎樣幹，無法無天。

現在香港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的優勢地位正在衰落。主要原因在於，回歸以來，反對派一直採取許多破壞的措施和政策，阻撓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每天都提出許多挑戰特區政府管治的鬼主意，弄得香港雞犬不寧，族群分裂，投資者逐步失去信心。他們發動了仇商仇富的階級鬥爭，貨櫃碼頭工潮，並且使大量的貨櫃船轉到其他港口，令到香港航運中心的地位受到衝擊，他們揚言今後還要發動罷工鬥爭，許多航運中心一旦失去了領先的地位，將萬劫不復。香港的航運業如果再受打擊，香港難免變成第二個威尼斯，風光不再。「佔領中環」的打擊目標，就是要癱瘓香港的金融業，要讓香港的金融業每天損失十六億港元。如果反對派要進行無限期的佔領行動，國際投資銀行、保險公司、貿易公司，便會遭受天文數字的損失，他們居安思危並在準備撤出香港，資金一旦撤走，跨國公司的總部搬到了新加坡去，就永遠不回家了。香港的金融業，就好像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製造業一樣，搬走了，就不能再回復昔日的光輝，香港將會失去亞洲最安全的儲備財產的金融中心地位。

以少數人挾持多數人

佔領中環，其實是少數人挾持了多數人，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和獨裁。討論香港未來的政治制度，討論民主產生行政長官的方式，完全可以冷靜地、理智地、按照憲制文件的規定討論，集思廣益，尊重大多數人的意見。但戴耀廷堅持說：現時僅少數人支持「佔領中環」，「從來公民抗命都不會有大多數人支持」。他們就是用暴力的辦法，增加自己的籌碼，達到了「核爆炸」的效果，讓香港承受不了。這種思維和行動方式，其實就是恐怖主義組織慣常運用的手法。

「佔領中環」還是一個核彈，這種社會文化和風氣一旦形成了，將會給香港的年輕一代造成了嚴重的精神污染，他們散播了有害的價值觀念：世界上以我為中心，一切人都要聽我的，惟我獨尊，惟我獨霸，因為我有「佔領中環」的核炸彈，大不了就「攬住死」，一護到底。這是什麼人提倡的？這是香港大學的法律學者提倡的，欺騙性很大，戴耀廷教壞香港青年人：想做就去做，完全不需要講文明，講法律，講民主。如此一來，香港的核心價值、社會公德心、人類的良知，完全都崩潰了，下一代都變成了無法無天的小霸王了。「佔領中環」主要的洗腦對象，就是青年學生，特別是大學學生，已經給香港年輕一代造成了精神危機。為了救救孩子，為了保衛家園，所有愛護香港的人，都應該堅定地站出來，抵制「佔領中環」。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佔領中環」重現「紅衫軍」騷亂

——駁「佔中」系列之四

□鄧飛

「泛民」當前鼓吹的「佔領中環」運動，與「紅衫軍」示威事件，兩者何其相似。兩者都強調要「和平」，也突出宣揚「愛」，更有集體的「宣誓」反暴力行為；出發點更有至高無上的政治理由：一個是要求落實「真普選」，一個則是要「反獨裁」。無論是口號、方式還是目的，「佔中」都堪稱是「紅衫軍」的翻版運動，最終也難免演變成相同的結局：流血與騷亂。



「佔領中環」究竟會對香港造成怎樣的影響？一萬人長期堵塞交通要道，對香港會產生多大的破壞？輿論對此有多種分析，但大多仍是停留在概念化層面，香港市民也難以體會到其破壞力。其實，類似「佔領中環」的運動並非沒有發生過，數年前在泰國發生的兩次「紅衫軍」騷亂，香港市民記憶猶新。儘管主辦者聲稱是一場「和平靜坐」、「理性抗議」運動，但長達數月的佔領商業中心、佔領機場，最終還是難免演變為一場流血騷亂，整個社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眼前的「佔領中環」運動，不論口號、方式、目的，活脫脫地一個「紅衫軍」翻版？難道泰國當年的教訓，香港非再要再一次去實踐？

說到底，泰國還是一個「民主」國家，行君主立憲制的議會民主制度，其民主化的程度，在整個東南亞來說，應當可說是首屈一指。遠較菲律賓、印尼等



▲戴耀廷由「紅衫軍」騷亂中獲得靈感，設計出「佔領中環」運動。「佔領中環」也將難逃以騷亂結局。

國為佳。不僅如此，整個泰國信奉佛教，人民平和崇尚理性包容。但就算如此，數千萬人民本性純良，尚且擁有良好「民主」傳統，最終也無法避免一場流血的「和平靜坐」騷亂。

戴氏從「紅衫軍」獲得靈感

香港市民應當不會陌生的，由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一年，整個泰國不斷在「紅衫軍」、與「黃衫軍」相互對壘中渡過。二零零六年，「紅衫軍」佔領商業市中心，癱瘓整個曼谷街道，結果演變成騷亂事件，數人死亡、數百人受傷；其後又輪到「黃衫軍」，於零八年發動五萬人佔領曼谷機場，以靜坐、演講、呼叫口號的「和平」方式，抗議執政當局。但儘管如此，最終仍無法避免一場兩派激烈衝突下的流血事件。不僅僅是紅、黃兩派受到衝突，整個泰國社會更因此一片混亂，股市大跌、經濟一蹶不振、遊客出逃，更因為「東盟」領導人峰會被迫取消、機場癱瘓一周，成為國際大醜聞。

泰國過去幾年所發生的這一切，起因是政見不同，但兩派核心人物互不相讓、互不妥協是當中主因。實際上，「紅衫軍」一開始並沒有任何騷亂特徵，不斷強調和平、理性，行為也只局限於靜坐，更有數萬人的「集體宣誓」活動，強調不會行使暴力，但最終仍變到癱瘓交通，示威人群與普通市民情緒爆發，騷亂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在其間，有兩名香港居民在乘坐巴士轉往機場時遇到車禍而死亡，市民至今仍印象深刻。

實際上，「泛民」當前鼓吹的「佔領中環」運動，與「紅衫軍」示威事件，兩者何其相似。兩者都強調要「和平」，也突出宣揚「愛」，更有集體的「宣誓」反暴力行為；出發點更有至高無上的政治理由：一個是要求落實「真普選」，一個則是要「反獨裁」。無論是口號、方式還是目的，「佔中」

都堪稱是「紅衫軍」的翻版運動。

必須指出的是，「佔中」根本是由「紅衫軍」處所獲得的政治靈感。

早在二零一零年七月份，港大學生戴耀廷就已在了一篇名為《香港民主運動的社會行動》文章中明確表示，「紅衫軍」的做法值得香港反對派借鑒。他當時說：「就以紅衫軍在曼谷市內進行的社會行動來說，他們有以非暴力的行為，如在市中心靜坐阻塞交通要道，也有以暴力的行為去圍堵衝擊政府大樓。在香港，只要有近一萬人聚集在中環，即使只是以非暴力的行為，純粹靜坐阻塞交通要道，那就足以癱瘓整個香港。」、「若局勢發展至那一步，那就並非任何一個政團或政治領袖可控制的局面」。

「佔中」後果香港難以承受

這篇文章近二千字，圍繞着「如何產生最大破壞力」為論點，探討最有效的社運手段。而「紅衫軍」運動無疑給了戴耀廷以靈感。因此，戴先生的「佔領中環」並非近期的突發奇想，而是經過長達三年的醞釀，所有這些設想、步驟、目標，都是參照「紅衫軍」而來。

問題也正在此，戴耀廷完全知道「佔領中環」最終難免會淪為流血的騷亂，但他仍要不斷誘導公眾，將一場「佔領」的激烈對抗政治運動，說成是不會造成任何傷害的「靜坐」，這還是負責任的政治人物行為？實際上，當初戴先生在宣揚「佔領中環」之時，強調只鼓勵四十歲以上的成年人參加，這正正是因為他知道，「佔中」的暴力結局不可避免，一旦讓年少氣盛的青少年參加，必將會導致大量的傷亡，這不是他個人所能承受的災難性結果。

泰國「紅衫軍」騷亂的歷史，不應當再一次在香港重演。實際上相對於泰國，香港有着健全的法治、高效廉潔的政府，完全沒有必要走到「你死我活」的這一步。而香港市民也應當看到，若任由「佔中」演變下去，等待香港將是不可避免的沉淪的結局。

□秦曉鷹

虎蠅齊打 標本齊抓

神州點面



近日，中共中央紀檢委書記王岐山一句「當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形勢極為嚴峻複雜」，讓中國公眾為之一震，也為之一驚！「極」為何意？只有形容最高級別、最高方位才可稱為「極」。筆者以為，王岐山一反

某些領導人喜歡說大話說空話、更喜歡聽好話聽奉承話的積習，用「極為嚴峻複雜」來概括他所分管領域的大趨勢大狀態，這絕非是危言聳聽。他在道出真實情況的同時，顯示的是中共最高決策層對反腐態勢判斷的清醒，並且也在無意中透出了當家人心情的沉重。筆者以為，也許正是因為有了這份清醒和沉重，「極為嚴峻複雜」的反腐形勢才有可能找到化解的手段方法和路徑！

織補好一張反腐大「網」

從對中共「十八大」後在廉政建設和反腐中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方法的分析中，我們基本上可以將其歸納為八個字，即「虎蠅齊打，標本齊抓」。而在工作作風和具體的工作推進上則是逐步排除了以往那種會上說大話表決心，會下無聲無息退避三舍的軟弱無能的形象。所謂標本齊抓，這個「本」就是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即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這個「標」就是要真正做到習近平的明確要求，即「老虎蒼蠅一齊打」。據有關方面透露，王岐山最近在回

答「目前中國反腐是否是治標不治本」時，非常實事求是說過：「標本兼治要有序進行，當務之急是先治標。」

正是在這樣的決心、行動意願的促使下，我們看到王岐山首先正在着手去織補好一張反腐大「網」，即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派駐各省市自治區和各部委的巡視員隊伍。儘管這張網實際上早就存在，但卻因種種原因如配置上的缺陷、授權有限、人手不足等，致使這張網幾乎形同虛設，最多也就是起到了一個活的警示牌、告示牌的作用。如今，王岐山決心把這張「死」網變成「活」網。他明確告訴遍布全國的巡視員們，你們的任務不是坐等問題的出現、不能坐待待免，而是要「找出」腐敗挖出腐敗、打主動仗。王岐山本人還親自與中紀委駐財政部和國資委的巡視員進行了面對面的談話。

彌補制度缺陷方能治「本」

王岐山給全國巡視員布置的四項任務裡，有三項直接與反腐有關。如果我們把他所說的重點要放在「發現」領導幹部是否存在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貪污賄賂、腐化墮落上面，均視為有力的「治標」之策，那麼，反對用人選人上的腐敗、緊緊盯住在執行中央「八項規定」上是否出讓、鬆動，就不僅是在治標，而且具有了標本兼治的味道！那麼，什麼才是「本」呢？筆者以為，在治理腐敗問題上，「本」就是制度缺陷，就是腐敗根源，就是利益集團對全民財富的非正常佔有，就是唯利是圖的扭曲價值觀，就是對國有資產的法律保障缺失，而更嚴重的，則是在各級黨政領導層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危及執政地位的「挑戰

」存在着相當的糊塗認識。

時至今日，不少地方的黨政領導人對中國執政黨遇到的來自不同方面挑戰的估計仍然停留在35年前改革開放的初期。他們雖然牢記鄧小平提出的「發展是硬道理」的箴言，但卻沒有意識到，在35年後的今天，「發展」的概念已不再僅僅囿於物質生活的轉變，而是越來越多地具有了全面發展的內涵。

王岐山在說了上述那套震聾發聵的話後，對什麼是挑戰也同樣說了一段很「到位」很給力的話，他認為，黨面臨的挑戰有的來自國際，有的來自國內，最根本的還是來自黨內，不正之風和腐敗就是來自黨內的挑戰。

王岐山的這段話實際上是在苦苦地告誡執政黨的成員：如果不能打斃那些腐敗的「老虎」和「蒼蠅」，如果不能對腐敗標本兼治，也就標誌着執政黨失去了自我更新自我清污能力，這無異於失敗與滅亡。順帶說一句，王岐山把內因與外因說得這樣清晰，把治標治本的邏輯關係說得這樣透徹，與他會從事嚴肅的社會科學研究是分不開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筆者應王岐山之邀，參加過一套大型人文叢書的編輯委員會。作為組織者召集人和負責人之一，那時的中青年學人王岐人是多麼的意氣風發。這套近百部的叢書幾乎囊括了當時國外社會科學甚至邊緣學科各個領域的最新成果，幾乎成了新一代中國學子們的啟蒙百科。我當時就對他的組織能力和事業推力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

今天，筆者與國人們有理由期待，被外界稱為「中國最艱難工程」的廉政建設也同樣會迎來一個意氣風發、高效給力的新局面。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